



СЕРИЯ ШЕДЕВРОВ РУССКОЙ  
ЛИТЕРАТУРЫ  
20-ГО ВЕКА

20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

诸神的复活：  
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

[俄罗斯] 德·梅列日科夫斯基 / 著

刁绍华 赵静男 / 译



СЕРИЯ ШЕДЕВРОВ РУССКОЙ

ЛИТЕРАТУРЫ

20-ГО ВЕКА

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

诸神的复活：  
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

[俄罗斯] 德·梅列日科夫斯基 / 著

刁绍华 赵静男 /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诸神的复活: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/(俄罗斯)德·梅  
列日科夫斯基著;刁绍华 赵静男译. -- 2版. -- 哈尔滨:  
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7.7  
ISBN 978-7-5317-3852-7

I. ①诸… II. ①德… ②刁… III. ①达·芬奇(  
Leonardo, da Vinci 1452-1519) - 生平事迹 IV.  
① K835.465.72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9961 号

诸神的复活: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  
Zhushen De Fuhuo Lieaonaduo Da Fenqi

作者/[俄罗斯]德·梅列日科夫斯基  
责任编辑/王金秋 赵芳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  
邮 编/150080  
地 址/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/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字 数/535 千  
版 次/2017 年 7 月第 2 版  
书 号/ISBN 978-7-5317-3852-7



译 者/刁绍华 赵静男  
封面设计/安璐 张继星

网 址/www.bfwy.com  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87×1092 1/32  
印 张/28  
印 次/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/96.00 元

## 目 录



- 第一部 白色魔鬼 / 001
- 第二部 ECCE DEUS——ECCE HOMO  
(这是神——这是人) / 056
- 第三部 毒 果 / 092
- 第四部 女巫狂欢夜会 / 133
- 第五部 听凭上帝的意旨 / 167
- 第六部 乔万尼·贝特拉菲奥的日记 / 207
- 第七部 焚烧奢侈品 / 261
- 第八部 黄金时代 / 304
- 第九部 同貌者 / 370
- 第十部 微 澜 / 457
- 第十一部 将要长上翅膀 / 522
- 第十二部 不是恺撒就是粪土 / 563
- 第十三部 血红色的兽 / 643

- 第十四部 蒙娜丽莎·乔昆达 / 693
- 第十五部 神圣的宗教裁判 / 748
- 第十六部 列奥纳多、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/ 798
- 第十七部 死亡——长着翅膀的预言家 / 842



在佛罗伦萨，与奥桑米凯勒教堂相毗邻，坐落着一家染坊的仓库。

紧贴着房子，修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简陋棚子，倾斜的立柱支撑着的瓦盖相互挨在一起，只留下狭窄的缝隙，可以看到一线天空，马路上即使大白天也是昏暗的。店铺门口的横木上悬挂着佛罗伦萨印染的外国呢绒样品。铺着平板石的马路中央有一条排水沟，里面淌着从染缸里流出的五颜六色的污水。库房主体建筑的门顶上，可以看到卡利马拉羊毛呢绒商行会的盾形徽章：红底上画着一只落在白色呢绒包上的金鹰。

佛罗伦萨富商奇普里亚诺·鲍纳科尔济先生是卡利马拉染坊的老板，他现在坐在账房里，埋头翻阅商务文书和厚厚的流水账。

春寒料峭的三月，从装满货物的地下室里不断涌出潮

气，老人感到有些冷，他裹着一件已经脱毛的灰鼠皮袍，袖子的肘部也已磨破。他把鹅毛笔夹在耳朵上，虽然由于近视眼而视力不佳，但什么都能看得见，他仿佛是心不在焉，但实际上却专心致志地查看流水账，一页一页地翻阅羊皮纸做的厚厚的账簿，账页上画着横线和竖线：右面是“支出”，左面是“现存”。用流畅匀称的笔体记录着货物的往来，没有大写字母，也不用句号和逗号，数目是用罗马字写的，绝对不使用阿拉伯数字——这种新鲜玩意儿虽然很时髦，但只有轻浮的人才使用，完全不宜于书写商务文书。账簿的封面上用很大的字母写着：

“吾主耶稣基督和贞洁的圣母玛丽亚保佑，本账始于基督诞生一千四百九十四年。”

最后的几笔账记着用毛纺品换来的长牛角椒、麦加姜和桂皮的数量，奇普里亚诺先生细心地改正了数字上的错误。查完账以后，他露出疲惫的神色，身体靠到椅背上，合上眼睛，开始构思一封业务上的信件，这是他应该寄往法兰西蒙彼利埃呢绒市场给他的代理人的。

有人走进店铺。老人睁开眼睛，看见了他的佃户格里洛，只见他双手捧着一筐鸡蛋，里面精心地垫着干草。两只活的小公鸡捆着爪子，大头朝下挂在他的腰上。格里洛租了他在蒙奥内河谷圣杰尔瓦齐奥庄园山下的耕地和葡萄园。

“啊，格里洛！”鲍纳科尔济说，表露出殷勤好客的神情，不管是对待大人还是孩子，他一贯都是这样，“日子

过得如何？今年春天好像是风调雨顺？”

“奇普里亚诺先生，到了春天，我们这些老头子可就不自在了：浑身骨头疼——土埋到脖子了。”

“要过复活节了，”他沉默片刻，补充道，“拿来些鸡蛋和两只公鸡孝敬您老人家。”

格里洛故作亲昵的样子，眯缝着那双浅绿色的眼睛，眼角周围堆满细小的黝黑的皱纹——习惯于风吹日晒的人的脸往往都是这种颜色。

鲍纳科尔济向他表示感谢，然后便询问起正事来。

“呸，怎么样，在庄子里雇佣工人的事可都办妥了？到时候能来得及吗？”

格里洛深深叹了一口气，两手拄着棍子，思索起来。

“全都准备好了，工人足够用。只是有一件事得向您请示，先生，再等等不好吗？”

“老家伙，你自己不久以前亲口说不能等——也许会有人提前猜到。”

“倒也是这样，可是终究害怕。罪孽！眼下正在过节，是斋戒的日子，而我们的事不大好……”

“呸，罪孽由我的灵魂承担。你用不着害怕，我不会出卖你。——只是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？”

“怎么会找不到呢！那东西是有标志的。祖祖辈辈都知道湿谷磨坊后面的那个山冈。每到夜间，在圣乔万尼都有鬼火跳动。再说，我们那里，这种破烂玩意儿到处都多得很。



譬如说，不久以前，在玛林奥拉附近打井的时候，从泥里挖出一个小鬼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什么小鬼？”

“铜的，长着两只角。腿上长毛，生着山羊蹄子——分成两趾。脸很滑稽——好像是在笑；用一条腿站着，好像是在跳舞，弹动着手指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浑身已经变绿，好像是长满了青苔。”

“怎么处置了？”

“用它给新建的天使长米迦勒庙铸了一口钟。”

奇普里亚诺先生差一点儿没有发起脾气来：

“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儿把这件事告诉我，格里洛？”

“您到锡耶纳办事去了。”

“呶，你可以写封信嘛。我会打发个人来。也可能亲自来，花多少钱都不可惜，我会给他们铸十口大钟。一群傻瓜！用一个跳舞的浮努斯<sup>①</sup>神像铸了一口钟——这尊雕像也许是古希腊雕塑家斯科帕斯<sup>②</sup>的作品……”

“您说得对，的确是一群傻瓜。可是，奇普里亚诺先生，请您不要生气。他们已经受到惩罚：自从新铸的钟悬挂上以后，两年来果园里不断有害虫吃苹果和樱桃，油橄榄也歉收。

---

① 浮努斯，罗马神话中的森林和田野之神，牧群和牧人的保护者，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潘。

② 斯科帕斯（公元前4世纪），希腊古典时代末期雕塑家和建筑师，与普拉克西忒勒斯和利西波斯并列为公元4世纪三大艺术家。

钟发出的声音也不好听。”

“为什么不好听？”

“怎么对您说呢？声音不正。基督教徒听起来心里不舒服。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事情明摆着：能用小鬼铸什么钟！先生，您可别见怪，大概牧师是对的：这个从地里挖出来的不洁净的东西，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好处。这可要谨慎小心。得画十字和祈祷以防备万一，因为魔鬼有力量而且狡猾，这个龟儿子——它能从这只耳朵钻进去，再从那只耳朵钻出来！就拿那只大理石手臂来说吧，那是扎凯洛在磨坊岭附近挖出来的——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可把我们弄得懵懵懂懂，我们有了它可就倒霉了，上帝保佑——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害怕。”

“你讲讲，格里洛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事情发生在秋天，圣马丁节的前一天。我们坐下来吃晚饭，女主人刚把面包渣汤端到桌上来——跑进来一个工人，我亲家的侄子扎凯洛。应该对您说，那天晚上我把他留在磨坊岭的地里，让他用瓦罐往地里上橄榄油渣当肥料——我想要在那个地方种大麻。‘当家的，当家的！’扎凯洛嘟哝着说，只见他的脸不是好色，浑身不停地发抖，上牙对不上下牙。‘主保佑你，亲爱的！’他说：‘田地里发生了一件不祥的事，从瓦罐底下钻出一个死人。您要是不信，那就亲自去瞧瞧。’我们拿起灯笼就走了。”

“天黑了。月亮从矮树林后面升起来。我们看见——瓦罐放在那里；旁边的地上挖了个坑，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。”

我弯下腰去，只见一只手从地里伸出来，白色的，手指很好看，纤细，像城里姑娘的手。‘啊，真见鬼，这算是个什么鬼东西？’我心里想道。把灯笼放到土坑里面，仔细查看查看，只见手动了起来，用手指头招呼人。我这时忍不住了，喊了起来，两条腿发软。我们的老奶奶邦达太太是个巫医和接生婆，她虽然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，但精力还很充沛，这时说：‘你们怕的是啥，全都是傻瓜，难道没有看见——这只手不是活人的，也不是死人的，而是石头的。’她一把抓住，用力一拽，像拔萝卜似的，从地里拔了出来。在腕部关节以上的地方折断了。我喊道：‘老奶奶，喂，老奶奶，放下，别动，让我们快点儿把它埋进地里去吧，不然就会招来灾难。’‘不，’她说，‘这样不合适，应该先送到教堂去给牧师，让他念念咒语。’老太婆把我骗了：她并没有把那只手拿给牧师去，而是藏在自己家墙角上一个木箱子里了，那里放着她的各种破烂东西——破布、油膏、草药和护身香囊。我叫骂起来，让她把那只手交出来，可是邦达太太坚决不肯。这个老奶奶从那时起开始用奇迹给人治病。有谁牙痛她就用神像的这只手去触摸他的腮，于是红肿就消失了。她还给人医治寒热症、肚子痛和癫痫。要是母牛分娩时受折磨，生不下牛犊，老奶奶就把那只石头手放在肚子上，母牛哞哞地叫着，你瞧——小牛犊已经在干草堆里挣扎了。

“这个消息传遍四周的村子。老太婆那时赚了很多钱。只是没有什么好处。福斯蒂诺牧师没有放过我：我到教堂去，

他布道时当着众人面责备我。把我叫作恶魔、魔鬼的奴仆，威胁要到主教那儿去上告，不准领圣餐。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小孩子们跟在后面，用手指着我叫喊：‘看哪，格里洛来了，格里洛是个魔法师，他的奶奶是个女巫，他俩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。’您信不信，就是夜间也不得安宁：总是梦见那只大理石的手，仿佛是悄悄地过来了，不声不响地抓住脖子，好像对你很亲热，细长的手指冰凉，然后突然卡住脖子，捏住喉咙，让你喘不过气来——你想要叫喊，可是叫不出来。

“哎呀，我想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有一天，天没有亮，我就起床了，老奶奶踏着露水到草地割草去了，我趁着这个工夫把木箱上的锁头拧坏，拿出那只手要给您送来。虽然古董商洛托能给十个索利多，而我从您的手里只能得到八个，可是由于您的慈悲，别说是两个索利多，就是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毫不可惜，让主处处保佑您、安日利卡夫人，还有你们的子子孙孙。”

“按照你讲的一切来判断，格里洛，我们在磨坊岭一定能找到东西。”奇普里亚诺先生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找是能找到，”老头又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继续说，“只是别让福斯蒂诺神父闻到气味。他要是知道了，会把我剃得一根毛也不剩，不仅我要倒霉，而且也会妨碍您：老百姓会暴乱，不让把工作做完。可是，上帝会开恩的。但求您别不管我，您是我的大恩人，在法官面前替我说句话。”

“你说的是磨坊主想要通过打官司从你手里抢过去的那块土地？”

“正是这样，先生。磨坊主是个吝啬鬼和老滑头，知道小鬼的尾巴在什么地方。您知道，我送给法官一头没有生过犊的母牛，可是他除了一头没生过犊的母牛，还送给法官一头怀孕的母牛。等到打官司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犊。这个骗子把我给逗了。所以我担心法官裁决时会偏袒他，因为那头母牛产犊子是作孽。我的大恩人，帮帮忙吧！磨坊岭的事，我一定为您竭尽全力——要是换了别的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不会让自己的灵魂承担这种罪孽……”

“你尽管放心吧，格里洛。法官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一定给你求情。现在你去吧，到厨房吃饭去，会招待你喝酒的。今天夜里，我们一起到圣杰瓦齐奥去。”

老人深深地鞠了躬，说了声谢谢，就走了。奇普里亚诺先生也躲进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了，这是紧挨着账房的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。

这里像博物馆一样，四处摆着、挂着各种大理石和青铜制品。古代金币和奖章在包着丝绒的木板上闪闪发光。残缺胳膊少腿的雕像还都没有整理，放在箱子里。他在各地设了许多商务分号，通过这些分号到处收购古董，从雅典到士麦那<sup>①</sup>和加利卡尔那斯，从塞浦路斯、列弗科西亚<sup>②</sup>到埃及和

① 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古称。

② 现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尼科西亚。

小亚细亚的内地，凡是能找到古董的地方，他全都搜集遍了。

卡利马拉店主把自己的宝库察看一番，然后又陷入沉思，他考虑的是更重要的事，即毛纺品的关税。完全考虑周到之后，他开始给蒙彼利埃的代理人写信。

## 二

仓库里，一包包货物堆到天棚上，白天只有圣母像前的神灯闪动着微弱的光亮。这时，三个年轻人——多福、安东尼奥和乔万尼在谈话。多福是鲍纳科尔济的执事，生着火红色的头发，长着翘鼻子，憨厚而欢快，他正在把量过的呢绒的长度记在账上。安东尼奥·达·芬奇是个老成持重的青年，生着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像鱼眼睛一样，头上一缕缕油光发亮的黑发倔强地支棱着，他正在用佛罗伦萨所特有的尺——芦尺麻利地量着织物。乔万尼·贝特拉菲奥<sup>①</sup>是个绘画学徒，来自米兰，是个十九岁的青年，很腼腆，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纯洁无瑕，但显得有些悲伤，脸上的表情优柔寡断，他正坐在一个捆好的货包上，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，聚精会神地听着谈话。

“弟兄们，我们活到什么地步了，”安东尼奥愤恨地小声说，“人们开始从地下往出挖异教的神祇！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乔万尼·博特拉菲奥（1467—1516），达·芬奇的学生。

“苏格兰长毛呢绒，灰色的——32肘6拃8寸<sup>①</sup>，”他转向多福，补充说，多福记到货物进出账上。然后，安东尼奥把量过的呢绒卷起来，气冲冲地扔过去，扔得很巧妙，不左不右，恰好落到应该放置的地方。他举起食指，带着先知者的神情，模仿吉罗拉莫·萨沃纳罗拉修士<sup>②</sup>的语气，惊叫道：

“*Gladius Dei super terram cito et velociter!*（上帝的利剑在大地上迅速行动！）圣约翰在拔摩看见：一位天使捉住一头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到无底坑里关禁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，等到一千年完了，以后必须释放他，过不上一年半载。如今撒旦从牢狱里获释了。一千年完结了。<sup>③</sup>假神、假先知和反基督的奴仆都从地里钻出来，揭掉天使的印封，以便迷惑百姓。生活在陆地上和海洋上的人遭到灾难了！”

“黄色的布拉班特平纹呢绒，17肘4拃9寸。”

“安东尼奥，您如何理解，”乔万尼胆怯地，但又怀着强烈的好奇心问道，“所有这些预兆都能应验吗？”

---

① 肘，古代的长度单位，自肘到中指指尖的长度，约合半米；拃，古代长度单位，拇指和中指伸开的长度；寸（*uncia*），意大利长度单位，合十二分之一尺。

② 吉罗拉莫·萨沃纳罗拉（1452—1498），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，曾揭露教会的腐败，1497年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革除教籍，翌年5月22日被法庭判处绞刑，尸体被焚烧。

③ 《圣经·启示录》第二十章第二、三、七节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必定会的。你们要警醒，世界末日就要到了。<sup>①</sup>现在不仅挖掘古代神祇，而且模仿古代创造新的神祇。当代的雕塑家和画家敬奉摩洛<sup>②</sup>，也就是魔鬼。把主的教堂变成了撒旦的庙宇。圣像上画的不是受难者和圣徒，而是不洁净的神祇，对他们顶礼膜拜：用巴克科斯<sup>③</sup>取代先知约翰，用淫荡的维纳斯取代圣母。应该焚毁这些绘画，让风把灰烬吹散！”

虔诚的执事暗淡的眼睛里闪烁着凶恶的火光。

乔万尼没有作声，不敢反驳他，不管在思想上如何努力，都感到没有力量，因此紧锁着眉头，露出孩子般的稚气。

“安东尼奥，”他终于说道，“我听说，您的堂兄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先生好像是有时招收徒弟进入自己的画室。我早就想要……”

“既然你愿意，”安东尼奥打断他的话头，不高兴地说，“乔万尼，既然你愿意，毁掉自己的灵魂——那你就找列奥纳多去吧。”

“怎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虽然他是我的哥哥，比我年长二十岁，可是《使徒书》里写道：分门结党的人，警戒过一两次，就要弃绝他。<sup>④</sup>

①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二节。

②摩洛，腓尼基神话中的火神，以活人为他献祭。

③巴克科斯，本名狄俄倪索斯，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和酒神。

④《圣经·提多书》第三章第十节。



列奥纳多先生就是个分门结党的人和不信神的人。他的思想被撒旦的骄傲给弄得失去了光辉。他想要用数学和妖术洞悉大自然的奥妙……”

他朝着天上仰起脸来，引用了萨沃纳罗拉最近一次布道时说的话：

“时代的智慧——在主看来是愚蠢。<sup>①</sup>我们了解这些学者：他们都将要住进撒旦的房子里去！”

“您听说了吗，安东尼奥，”乔万尼更加胆怯地继续说，“列奥纳多先生目前正在这里，就住在佛罗伦萨，刚刚从米兰来。”

“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公爵派他来了解一下，能否买到已故‘豪华者’美第奇<sup>②</sup>留下的某些绘画。”

“在这里，就在这里吧。跟我毫不相干。”安东尼奥打断了他的话头，更加用心地量着呢绒。

教堂里响起晚祷的钟声。多福高兴地伸个懒腰，把账簿合上。工作结束了。店铺打烊了。

乔万尼来到街上。从湿漉漉的瓦盖缝隙往上面望去，只见天空是灰色的，勉强可以察觉到玫瑰色的晚霞。一丝风也没有，但不停地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。

---

①《圣经·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第十九节。

②“豪华者”美第奇，即洛伦佐·美第奇（1449—1492），佛罗伦萨政治家、统治者和文学艺术保护人。